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六回 被妖僧擒拿主將

詩曰：妖僧隱定術高深，勇猛英雄竟被擒。螻蛄暫時羈異域，忠良原不改初心。

話說皇甫敬，一到山東，早聞得朝鮮人馬攻打登州甚急。飛提三戶之師，到登州救護。早有守將殷耀先迎於道左。皇甫敬走馬到衙，吩咐城頭上把守立一桿帥字旗，以示我軍之勇。

一聲令下不遲疑，五百兒郎就轉移。會合登州人共馬，高懸一面大紅旗。元戎立刻升堂坐，酒席排開美味齊。守將殷公忙進酒，低頭不敢視嚴威。移時席散呈香茗，元帥抬身抖戰衣。

嗯！眾將軍聽者：速隨本帥上敵樓觀風，以察朝鮮虛實。

齊稱得令下庭階，早見親隨帶馬來。元帥乘駒朝外看，眾多將士兩邊排。飄飄黃蓋當空舞，隊隊紅旗卷地來。馬到土城離不遠，敵樓中，登時坐下大英才。總兵衛煥忙觀看，不覺驚疑把口開。

啊唷元帥呀，請看朝鮮的人馬！

皇甫元戎看細詳，手扶樓柱近城牆。此時已是黃昏候，一望沉沉萬里長。只見戰船鋪水面，高高下下幾千行。紅燈萬盞沉星彩，白刃千層映水光。赤錦旗搖輕蕩蕩，黃金鑼起響。陰雲四合蛟龍泣，黑暗重翻虎豹忙。牧馬悲鳴聲慘慘，飛船遠渡路茫茫。番兵坐帳喧傳令，戰將衝寒勇挾槍。鐵甲分披風凜烈，金戈叢集路茫茫。紛紛占住沙門島，勢大威強不可降。元帥一觀心大怒，挺盔含怒道端詳。

眾將軍可懼朝鮮的兵馬麼？

諸將齊言不足驚，他兵雖眾卻能平。元戎大帥施威武，哪怕朝鮮百萬兵。衛煥欠身呼帥主，觀其兵勢要當心。驕兵必敗從來說，小視朝鮮恐損軍。未將試觀宜智取，且於明日決輸贏。元戎點首言稱是，只見將軍報更深。吩咐一聲回帥府，千人簇擁下高城。一朝歇息休多表，且說來朝天色明。

話說皇甫敬九月二十四兵到登州，次日五更即升廳聚將。守將殷耀先早備下百號戰船以防交戰。當下皇甫敬即座，眾將官戎服廷參。

皇甫元戎坐大堂，紛紛甲士列成行。盔纓滾滾飄紅綵，甲葉重重映日光。個個英雄和俊傑，人人勇猛與剛強。行大禮，列深堂，恭立聽差似雁行。皇甫元戎居正位，金盔寶甲貌堂堂，戰士高擎白刃槍。一見行參呼免禮，彪軀微欠道端詳。

嗯！眾將軍聽者：今日哪一個去立頭功，以示我軍之勇？

一聲相問閃英雄，帥府廳前身打躬。凜凜英風真是將，堂堂壯氣可成功。元戎座上凝眸看，認得將軍衛振宗。生喜氣，長歡容，令箭親交去立功。頭陣交鋒須取勝，爾休戰敗返城中。本帥敵樓親掠陣，與將軍，花腔大擊助威風。總兵欠體稱遵命，接下金批箭一鋒。立刻頂盔和貫甲，飛身上馬逞威風。手提丈八蛇矛戟，帶領兒郎五百雄。大炮三聲離帥府，出城齊下戰船中。徵東元帥抬身起，吩咐牽駒去察風。大小將軍齊上馬，紛紛擁護大元戎。就從馬道將城上，黃羅下，坐定忠心直膽公。

話說皇甫敬上得譙樓，與衛總兵掠陣，留下殷耀先守城。再表衛煥帶領五百兒郎，統一百號戰船，直抵沙門島索戰。好利害呀！

一陣笳聲起戰船，初開鐵鎖走波瀾。徵旗亂捲搖雲漢，戰馬齊騰響徹天。衛煥提槍騎戰驥，威風凜凜無邊。駕船速到沙門島，喚取番人到陣前。軍士應聲稱得令，駕飛舟，輕搖一葉去如煙。霎時相近朝鮮界，一把腰刀咤叱言。

嗯！番兵聽真：俺家大元天子特遣大元帥皇甫敬兵伐朝鮮，今日特來討戰，就叫你兵主出來受死。

一聲喊叫震雲霄，守汛番兵已目瞧。見有元朝人馬至，令旗一展就飛跑。中軍報上鄔元帥，吩咐出兵把戰交。一位將軍朝上走，高呼願往立功勞。身披鐵甲龍鱗鎧，頂現金盔火燄飄。衛煥推開身下馬，鋼槍一把點心苗。番官動怒忙招架，兩手分開大砍刀。海內交鋒齊拼命，一來一去比高低。番人大叫吾難怨，元將高呼我不饒。滾滾刀光飛似電，條條槍影舞如蛟。才離頭上還近背，不點心前便刺腰。馬蕩鑾鈴齊踴躍，人搖甲葉共雄驍。旗幡招展雲光暗，兵器叮噹海水搖。大戰交鋒三十合，只聽得，花腔鼓點似雷敲。總兵馬上精神壯，一面交鋒一面瞧。只見元戎親掠陣，軍中羯鼓助英豪。城頭戰將齊觀敵，個個呼喚膽氣高。到此須當施武藝，早傷番將免人嘲。總兵主意安排定，一陣花槍瑞雪飄。啊唷，番奴快死！喝聲快死刺咽喉，番將悲呼我命休。一語未完頭已落，屍骸早付浪中流。總兵一見催開馬，跳過先鋒那個舟。亂殺朝鮮人共馬，長槍飛舞不停留。紛紛盔甲船中滿，遍地屍骸水內浮。立奪戰舟三十號，橫槍討戰不遲留。敗兵飛報鄔元帥，又見番官駕海舟。滾滾旌旗雲慘慘，紛紛戰艦水悠悠。當先顯露雙員將，並馬衝風出海舟。馬大人高真虎將，通名已畢不容留。掄槍動斧齊交戰，大喝呼兒你命休。衛煥一觀心內喜，多傷幾個立功籌。搖槍策馬雙眉皺，獨戰番官力未休。

話說衛振宗獨戰雙員，力猶未盡。只聽得城樓鼓發如雷，有一名軍士執旗喊道：衛總兵快取番官首級，元帥親自助威了！

振宗回首看城牆，只見元戎羯鼓忙。兵主助威非小可，總兵立刻增剛強。催戰馬，擺長槍，直取番官血滿腔。左顧屍骸沉海底，右邊戰將赴冥鄉。飛駒亂殺諸兵卒，海水流紅萬里長。正欲收駒重討戰，早聽得，鳴金三次響。總兵帶轉追風馬，立刻回船意自揚。慢表總兵來繳令，且言元帥喜非常。

話說皇甫敬，見衛振宗大得全勝，不覺心中大悅，立刻走馬升堂。早見門軍飛報，啟帥爺得知：衛總兵立斬三員番將，奪取數十號戰船，現在轅門繳令，請軍令定奪。

皇甫元戎心內歡，飛傳將令不遲延。總兵直到丹墀下，打躬連稱得勝還。元帥欣然呼免禮，將軍不愧大英賢。頭功獨立軍中利，伐朝鮮，一定全能奏凱還。衛煥躬身稱不敢，帥爺福庇故能安。言完早見排筵宴，慶賀軍功喜不凡。暫住登州城內事，且談番帥在中堅。動兵交戰俱皆敗，怒髮衝冠不肯甘。

啊唷唷，氣死我也！好一個衛總兵，竟敢殺三員將士。

明朝本帥就交鋒，見個強弱與輸贏。若不生擒元國將，有何顏面掌軍戎。休怠慢，莫從容，早早長驅好報功。神武真人微冷笑，元戎何必怒重重。明朝兩下如交戰，只須將，袖內飛磚祭在空。定使人人都喪命，管教個個盡流紅。鄔帥欣然言正是，軍師況且有神通。隱身符，暗藏魚尾金冠內，哪怕銅牆鐵壁中。番將番官齊踴躍，一個個，抬拳舞袖逞威風。一宵夜景都休表，又見寅牌曉色紅。一班番將方披掛，只聽得，中軍船上鼓咚咚。忙搖櫓，急開篷，齊入中艙謁總戎。

話說寅牌時候，鄔元帥立刻升坐中軍。吩咐大小將官，速速上馬，隨本帥向賊前討戰。

一聲令下不留停，眾將齊齊掠戰裙。元帥登時披掛畢，三聲大炮起船行。飛舟千號都搖動，海水滔滔起萬層。刀戟森森明似雪，旌旗拂拂布如雲。風帆一扯呼呼響，直撲登州城下行。罵戰番兵先喊叫，城間軍卒亂紛紛。就從馬上將城下，報上元戎帥府聽。

啟帥爺得知：了不得了，朝鮮的主帥鄔必凱，統領合部將官在城下討戰，要請帥爺答話，乞軍令定奪。

元帥聞言變怒容，登時出座顯英雄。喝聲左右忙披掛，待我今朝立一功。本帥殺身難報國，自當協力以東征。三年血戰曾經敵，何懼朝鮮一國中。諸位將軍須整備，快隨本帥去交鋒。一班戰將齊響應，亂亂紛紛候總戎。皇甫元戎忙披掛，立時上馬出城中。

話說皇甫元戎，帶領合部將官一萬人馬，駕戰船迎敵。殷耀先在登州城上掠陣。且說朝鮮的元帥在船上討戰，忽聽得撲通通一

聲大炮，兩扇城門已開，一枝人馬落船而走。

城門一啟戰船開，整整齊齊跨海來。五色繡旗分片錦，千重白刃絕纖埃。清笳一曲人聲靜，數百飛舟雁翅排。中有大船飄坐纛，黃羅傘下罩英才。但見他，四鳳頭盔翠翅招，黃金抹額赤纓飄。外披柳葉唐銀鎧，內掛葵花蜀錦袍。玉帶橫腰威凜凜，烏靴登足貌驍驍。匣中寶劍橫秋水，鞍下銀錘壓扣縑。走獸壺中橫箭袋，飛魚袋內露弓梢。生成報國忠君性，長就封侯拜相標。白面紅腮年尚少，微須方口品應高。長眉兩道如山色，秀眼雙灣映水綃。耿耿丰姿真俊傑，翩翩態度是英豪。金槍斜掣如神將，白馬高乘似海蛟。端立黃羅傘蓋下，真疑天將降雲霄。朝鮮元帥觀瞻罷，不覺驚奇魂魄消。久曉中華皇甫敬，三年血戰有功勞。今朝本帥提人馬，他亦後先掛戰袍。既是相逢須仔細，莫教失手在元朝。番人想罷眉頭皺，馬上縱橫問事苗。

噫！元朝的兵主，爾可是血戰三年的皇甫敬麼？

元戎馬上聽招呼，帶住絲韁看若何。只見番邦人馬動，戰船千號走如梭。幡旗浩浩冲霄漢，劍戟森森映海波。甲亮盔明諸戰將，頭揚尾擺眾徵駝。居中擁定番邦帥，狀若天神蓋世少。但見他，蓮瓣金盔搖雉羽，明珠映頰吐光鮮。身披柳葉連環甲，腰束楊枝九股繩。一方金印胸前掛，八面紅旗背後擎。寶劍銀槍隨暗佩，強弓箭箭隨身。面如紫玉生光彩，目若明珠有異神。濃眉兩道橫侵鬢，五絡長鬚自蓋唇。凜凜身材長八尺，金錘雙拳貌猙獰。元戎看罷番邦帥，按定鋼槍應一聲。

朝鮮的將士聽者：本帥正是皇甫亭山。今奉天朝的聖旨，特來征伐朝鮮。爾可是領兵的主將麼？請我當先，有何話說？

鄔帥聞言應道然，元朝兵主聽根緣。近聞世祖歸天後，新主登基不用賢。故此國王興兵馬，拜吾為將出朝鮮。久聞元帥功勞重，血戰三年定遠邊。今既相逢須動手，試試爾，英雄武藝可周全。休怠慢，勿遲延，見過輸贏好佔先。爾若今朝輸與我，永無名姓世間傳。朝鮮元帥言方畢，皇甫亭山變怒顏。

啊唷匹夫，好生大膽！放過馬來，與我見過輸贏。

元戎一擺紫金槍，數百樓船走得忙。馬蕩鑾鈴齊踴躍，人搖甲葉盡叮噹。總兵衛煥當先殺，踹入朝鮮隊內行。凜凜威風催戰馬，騰騰殺氣舞鋼槍。番兵過處皆流血，戰將逢時盡帶傷。合部將官齊奮勇，提刀躍馬走東洋。番官慌亂忙迎敵，劍戟齊揚共抵擋。皇甫元戎心大怒，提槍飛馬動寒光。

啊唷，番奴休走，吃我一槍！

紅纓戟刺當胸，急似流星起似龍。鄔帥舉錘忙架過，噹啷啷，震開虎口血流紅。誇俊傑，贊英雄，不枉名傳皇甫公。兩柄金錘朝下打，一來一往大交鋒。槍如怪蟒週身繞，錘似流星撲面衝。滾滾寒光生殺氣，紛紛冷露動邊風。只在左肩和右臂，不離後背與前胸。戰馬奔騰皆踴躍，徵人奮勇逞英雄。咚咚鼓點翻長浪，陣陣笳聲響遠空。皇甫元戎施舊藝，紫金槍法弄神通。紅纓一晃更門戶，直刺番邦鄔總戎。但見他，催開寶馬施威武，一片紅纓風裡旋。滾滾寒光飛雪影，森森冷氣湧泉源。烏龍盤住週身繞，白蟒翻波滿頸纏。槍法絲毫無破綻，只殺得，番人無法取飛磚。忙中一刺呼聲著，穿透徵駒顧盼間。

話說皇甫敬一槍刺中徵駒，那匹馬悲嘯了一聲，馱著鄔元帥一縱，落下東洋大海去了。番將亂喊道：啊唷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俺家的元帥跌下海中，快救要緊！

一聲吶喊盡彷徨，將士兵丁手腳忙。亂亂哄哄齊搭救，高呼帥主抱船幫。滔滔海水翻波浪，大眾兒郎著了忙。皇甫元戎心大悅，催騎搖動紫金槍。喝聲諸將休遲慢，大踹飛舟勇莫當。

啊唷妙啊，仗著帥爺的虎威，快奪戰船要緊！

諸將歡聲一口齊，提戎亂砍不遲疑。鋼刀落處人頭落，長戟挑時血水流。元戎一見心歡喜，抖抖精神顯虎儀。手內金槍揮得緊，如飛磕馬發徵蹄。平空跳過中軍內，立斬船頭坐纛旗。

話說皇甫敬，擺金槍，騎白馬，跳過朝鮮的船上，砍倒帥字牌，挑去中軍帳，猶如嘯風的猛虎，跳浪的蛟龍。

白馬金槍不暫延，盤旋踴躍顯威嚴。人如猛虎風中滾，馬似蛟龍浪裡翻。片片紅旗隨水泛，紛紛鐵甲滿舟填。橫槍跨馬如飛走，殺一船來奪一船。好一個，無敵英雄皇甫敬，只殺得，屍漂萬里血漫漫。元朝人馬齊施勇，外國兒郎死萬千。皇甫元戎心激烈，抬頭舉目望遙天。風吹暮雲繞遠樹，一輪殘日落層岩。喝聲部下收兵罷，三棒金鑼得勝還。將士紛紛歸部下，舟船蕩蕩返城前。元戎全勝回疆界，喜壞將軍殷耀先。拜賀帥爺忙跪接，恭迎入府大開筵。慶功盡獻三杯酒，皇甫元戎心內歡。兩日交鋒俱得勝，看來容易定朝鮮。出征已是時光久，未知道，尹氏娘兒身可安。為國忘家我不怨，但愁當世有權奸。元戎略起思鄉念，便覺眉頭放不寬。住表登州城內事，且言鄔帥在波間。身隨戰馬頻臨海，抱住船幫始得全。軍士爭先齊救起，渾身盔甲水中寒。駕舟竟返沙門島，神武真人接入船。驚得半生還半死，不能助戰到軍前。方才道士提人馬，皇甫元戎早已還。因此遲延難救拔，鄔元帥，出兵不利大羞慚。陣前身受東洋海，袖裡惟留大塊磚。寶貝失遺深可惜，軍威挫損更堪慚。心中不覺重重怒，暴跳如雷氣貫天。神武真人微冷笑，叫聲元帥免愁煩。養軍幾日何妨礙，選個良辰到陣前。元帥仍然和彼戰，待山人，親身隨你也偷觀。若能趁個良機會，管把元人一力控。大料登州容易破，元帥何用皺眉端。朝鮮兵主心歡喜，傳令停戈三四天。養得軍中無損折，再提人馬破城垣。一聲令下人心悅，歇息三天再放船。自古時光容易過，早臨九月盡期邊。

話說鄔必凱停戈三日，已到九月盡期。便帶領雄兵一萬，戰船千號，從沙門島一直殺將過來。早有守城軍如飛入報，啟帥爺得知：城外有朝鮮的元帥率領兵馬討戰，乞軍令定奪。皇甫敬喝聲退下，遂率領衛煥等一班戰將，下海交鋒。一見鄔元帥，不覺哈哈大笑一聲：鄔公，爾受驚了。那一天跌下海中可保得尊軀無恙？

番帥聞言怒滿胸，登時羞得面通紅。金錘按下忙回手，就把飛磚祭在空中。大喚一聲觀寶貝，元帥抬頭望雲中。但見袖間飛一物，光分五色起寒風。方方一塊如端硯，照頂飛來勢派凶。皇甫元戎心大駭，原來番帥有神通。袖飛彩石相傷我，只恐今朝一命空。住說軍師神力大，暗中觀看怒重重。仙人前日曾言過，悄悄地相擒皇甫公。竟敢無端欺負我，自將彩石祭空中。癡心妄想成何用，今日還須我立功。莫怪仙人來破法，只因爾，軍前太覺逞英雄。真人想罷忙施展，念咒三回劍暗空。只見飛磚朝裡打，慌忙按住變顏容。

啊唷奇怪，這飛磚為何無驗了？竟被匹夫逃過！

番帥收磚袖裡藏，雙錘齊舉響叮噹。喝聲元帥來交戰，試試誰強誰不強。皇甫元戎心大悅，分明天帝保安康。催白馬，擺金槍，直取番人勇莫當。笑喚匹夫休妄想，小磚焉能把人傷。今朝須要當心戰，再落東洋命也亡。番帥羞慚心大怒，一來一往顯鷹揚。徵騎亂轉如風勢，戰器交加似電光。城上鼓聲敲得急，船頭旗影展來忙。來往盤旋三四合，軍師暗地喜非常。

啊唷妙啊，此時正好下手，待貧道來擒他便了。

神武真人心內歡，登時暗地弄才能。輕輕跳過船頭板，抖抖精神向上行。心內叫聲吾得也，攔腰一把抱將軍。平空拖下追風馬，立獲忠心赤膽人。衛煥總兵心大駭，一聲高呼督三軍。休怠慢，莫留停，元帥遭傷活不成。頃刻八方搖鐵甲，登時四面蕩金鈴。戰船方近分明過，元帥猶如身被擒。寶帶斜拖無力氣，征袍半掩少精神。橫槍回首睜睛看，大喚何人敢將擒？衛煥總兵心駭異，提戈躍馬上船行。未曾相近元戎體，早見那，神武真人現了形。衛煥總兵忙立住，槍遮頸項看分明。但見他，魚尾金冠是道家，長袍拖地起雲霞。腰間寶帶雙條束，手內青鋒一柄拿。貌若仙翁真可敬，胸藏道法果堪誇。力擒皇甫督元帥，一磕雕鞍把馬加。喊聲誰敢來相救，認認軍師一道家。言訖喃喃忙念咒，衛將軍，登時不動步難加。

話說衛總兵方欲向前救護，已被神武真人用定身法定住。早見鄔元帥揮動人馬，綁下皇甫敬與衛煥，然後大殺一陣。可憐元朝一萬雄兵，個個亡於海內。

諸兵無主盡遭殘，血水長流萬里翻。將出入城逃性命，戰船大半屬朝鮮。元戎被獲軍心亂，嚇倒登州殷耀先。告急文書申撫院，巡撫守汛保平安。不言求救登州事，且表番邦得勝還。神武真人施法力，生擒將帥喜非凡。金鼓敲時軍踴躍，凱歌唱處將欣

然。紛紛復近沙門島，鄔帥軍師坐大船。列班左右刀斧手，飛傳皇甫出中間。

卻說皇甫敬忽遭擒獲，不覺又驚又怒，自分不能展手，叫一聲世祖皇爺呀，微臣辜負天恩了！

江陵縣裡產微才，荷感垂恩取上才。位到封疆真自愧，略無寸功報涓埃。今因我主綸音下，故統雄兵出外來。指望掃平諸遠寇，何期不得遂胸懷。前朝得勝今朝敗，自信無才不足哀。事到其間何必論，皇甫敬，惟將一命赴泉台。元戎言到傷心處，長歎三聲淚滿懷。回思妻子難明說，腸斷無言叫痛哉。

啊唷！尹氏夫人啊，你好生命苦！

年少新婚就別離，三年血戰掛征衣。自來出鎮雲南地，好女佳兒膝下依。自想齊全堪指望，偏逢新主又登基。一封王詔為元帥，鄉里流連別髮妻。還道相逢應有日，誰知見面竟無期。今朝我在邊庭死，遠方魂，不見賢妻著孝衣。

啊唷夫人呀，但願爾訓成子女，以了天年。

多虧天意賜育英，不絕孤單皇甫門。兒有大才堪報國，女多善德可酬親。惟祈宗祖陰相佑，不使娘兒禍及身。若得聖君憐戰士，我賢妻，可為清白正家聲。如其不識夫君志，定使微親淚滿襟。咳，皇天啊！皇甫亭山不憚勞，忘家報國掛征袍。夜行敢冒霜威重，強戰寧辭水浪高。這無非，圖報先皇元世祖，以為不負我天朝。誰知今日身遭獲，無復提戈走外邦。一旦飛災真可歎，千秋大恨不能消。亭山不日難施展，只不過，自刎青鋒劍一條。元帥言完心甚怒，仰天長歎皺眉梢。總兵衛煥同遭綁，壯志衝空怒不消。

啊唷，傷哉！俺本丈夫生於世間，實指望全忠全孝，到今朝反落在妖道之手，好慘呀！

相拋孤女千軍功，只為家貧望顯榮。一則希圖酬聖主，武人報效在交鋒。誰知不幸逢妖道，長侍君王一旦空。衛振宗，視死如歸何足懼；苦口苦，深閨孤女失三從。幼女失母惟隨孀，我只為，續娶還防情性凶。故今女兒依叔母，也虧她，學成武藝與針工。今年十七猶無偶，專盼親回故里中。今日不期遭此禍，叫我那，勇娥愛女怎生終。總兵說到傷心處，不覺慘然淚滿容。回喚師爺休歎息，吾當同志死刀鋒。英雄結果終如此，你我惟存一點忠。元帥欣然言正是，好將名姓表清風。正然相對淒涼處，番將傳呼見總戎。勇士一班忙動手，霎時推入大船中。

話說眾番兵把元朝的元帥推到中軍船內。只見鄔必凱與神武真人端然正坐，兩邊排列得刀槍密密，劍戟森森。鄔元帥一見，不覺重重大怒，喝一聲：皇甫敬，你也有就擒之日！還不低頭跪下，更待如何？

皇甫元戎聽一言，雙眉一皺怒冲天。喝聲逆賊休無禮，認認將軍豈等閒。今日被擒惟一死，豈能屈膝在軍前。休亂語，莫胡言，快取青鋒劍一函。王事不成無所恨，微魂斷欲返幽燕。元戎言說衝衝怒，衛煥高呼不可延。我等只求三尺劍，元臣安得跪番官。爾今朝，自誇得有威風大；倒只怕，將死兵亡在眼前。吾與元帥同死後，少不得，天兵再到破朝鮮。總兵言訖微笑，仰面長吁呼上天。今日我亡刀劍下，願教元室免烽煙。中軍大惱鄔元帥，喝令兵丁快上前。速綁元人同斬首，好將他，一腔鮮血付吾餐。百餘勇士齊聲應，亂亂哄哄趕上前。神武軍師心內急，慌忙出口口開言。

啊唷，諸軍住手！元帥爺刀下留人。

一聲叫住眾兵丁，神武軍師暗暗論。我看元朝皇甫敬，天星一轉是賢人。雖然今日遭擒獲，擅殺忠良我罪深。不若解回憑國主，若生若死好調停。軍師想罷忙開口，元帥須聽貧道雲。若論中華皇甫敬，他本是，南征北討一能人。今朝喜得生擒返，也算朝鮮福不輕，理合留生解京去，為什麼，輕輕殺死不邀恩。總然報捷難憑信，國主應疑不是真。平素常誇皇甫敬，世間無敵一將軍。出兵時節曾相囑，若遇其人要小心。今幸擒來該押解，也見我，元帥軍師不讓人。如若軍前來斬首，國王不信反相輕。山人諫阻求垂准，莫斬亭山衛煥們。神武真人言已畢，鄔元帥，回嗔作喜叫消停。霎時押下忠良將，打點囚車要解行。護送番兵三百個，腳鐐手拷二忠臣。羽書一道差官報，下落長船跨海行。皇甫元戎遭患難，可憐無處展才情。生於異域心慚愧，死入陰司力不能。面面番人堪下淚，聲聲牧馬更傷心。封疆大任非常客，遇難無如一庶民。一點忠心惟欲死，滿腔壯志不求生。手無寸鐵難捐命，絕食捐身立定心。一夜有風行不得，拋錨係纜暫消停。元戎坐在囚車內，轉覺淒涼兩淚傾。海上風波真可駭，人間忠孝未能成。願天賜我青鋒劍，以作微軀報國忠。皇甫亭山心慘切，壯懷激烈淚沾襟。悠悠夜入南柯夢，獨立船頭望海門。忽見雲中仙女現，輕輕落下兩紅燈。青衣侍女分排立，擁定空中三個人。彩服宮裙容美麗，珠冠霞帔貌精神。端然而立行雲內，手點他頭問一聲。

嗯！元朝的皇甫敬，爾可聽真：俺本天妃娘娘是也，今夜特來指點於汝，萬勿迷而不悟。爾可竟到朝鮮國內，耐等三年，自有你兒女提兵相救。將軍若聽我言，可保得災消難滿，骨肉團圓。

言訖登時散異香，紅燈去遠路茫茫。數聲牧馬驚殘夢，魂返囚車意轉傷。半信半疑猶欲死，只聞船外喊聲忙。眾兵喧說天妃到，兩盞紅燈放遠光。定是海中風浪起，娘娘到此救災殃。元戎見說心驚駭，略放雙眉暗付量。本帥微東遭此辱，故思絕食早身亡。天紀托夢真奇怪，莫非吾，還得消災返帝邦。兒女果然都會武，他年一定救椿堂。荷蒙聖母來相告，且寄餘生在外邦。若得兩兒徵異域，皇甫敬，再圖報效我君王。亭山想罷心稍定，暗向知音訴曲腸。衛煥總兵同一志，若遭凌辱再身亡。當時元帥勉餐飯，忍氣吞聲到外邦。一路風霜休細表，朝鮮已到暗神傷。

話說差官一到朝鮮，先把軍師的保本呈明，又將夜戰輸贏細奏。國王展開一觀，大悅道：啊唷，妙呀！一個無敵英雄竟被俺軍師拿住也，算得萬千之喜了。真人就無本保，孤家也要他投降。

吩咐差官且下朝，傳言召入兩英豪。亭山衛煥齊齊進，只見番邦氣色高。寶殿開時宮扇動，珠簾垂處御香飄。國王端坐盤龍椅，番將分班掛錦袍。文武官員皆侍立，巍巍不讓大元朝。一觀二位英雄進，勇士高呼跪殿僚。皇甫元戎心大怒，總兵衛煥皺眉梢。國王一見忠良將，出位含歡道事苗。

啊呀，皇甫亭山來了？孤家三生有幸。

三年血戰有英名，孤在朝鮮愛慕深。今得相逢真可幸，願將軍，投降我國作朝臣。孤家與你稱兄弟，列土封侯掌萬兵。如若賢卿真降順，寡人斷不起疑心。朝鮮不似元天子，件件從寬治罪輕。汝若真心降順我，後來有犯不生嗔。投明棄暗從來語，惟願將軍勿逆人。國王言完呼去綁，快將冠帶賜賢臣。亭山頃刻鬆繩索，上下渾身頓覺輕。一見國王如此說，虎威聊得減三分。倒身盤坐丹墀下，向上長呼叫一聲。

朝鮮的國王，聽我道來：